



大侠◎著

于禁忌的黑暗中凄美绽放，
你所不知道的“降头”世界

人鬼降

REN GUI
JIANG

 学文出版社



REN GUI
JIANG

人鬼降

大侠◎著



海洋出版社

2005年·北京

项目策划：阎安

丛书统筹：龙的天空

责任编辑：阎安

特约编辑：孙健 韩之昱

责任印制：刘志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鬼降/大侠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027-6462-3

I. 人… II. 大…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7788 号

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蓝空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次

1	13	28	41	50	67	82	102	112
第一章 大鬼主的诅咒	第二章 兽生的武器	第三章 降生和小鬼	第四章 魔胎血降	第五章 金甲奇兽	第六章 杀戮丛林	第七章 百头盛宴	第八章 屠龙神戟	第九章 鬼主遇袭
121	135	147	155	168	181	194	207	222
第十章 杀人者兽生	第十一章 撒花夫人	第十二章 将军谷长谈	第十三章 斗鸡	第十四章 兄弟初相逢	第十五章 将军落难	第十六章 狼人偷袭	第十七章 决战之前	第十八章 血降建功

·
第
一
章
·

REN GUI JIANG

大鬼主的诅咒

夕阳西下，晚霞带彩，狩猎场四周聚集了数不清的人。几个苴子兵手拎长矛，在四处巡视。大鬼主梦冲坐在嵌满宝石的座椅上，几个小儒儿环伺在侧，以备鬼主随时下令。

狩猎场中间的定魂桩上缚着一条大汉。那汉子上身赤裸，手足上缚着儿臂粗的铁镣，颈上一根铁箍固定在木桩上，手足尚有回旋的余地，头颅却丝毫动弹不得。

在那汉子左侧不远处的拴牛桩上，用牛筋绑着一个女人。女人腹部高高隆起，看模样足有七八个月身孕。

白头巫师嘎夫穿着一件杂色锦缎短披风，头戴法冠，颈间挂着几个小小的骷髅，右手握着一根三叉戟，腰间配着一把短刀，左手牵着一根长绳。在他脸上，涂满了黑乎乎的植物汁液，口中念念有词，正在作法。

牛角号低沉的呜呜声不时响起，间或夹杂着皮鼓的咚咚声。夜幕渐渐降临，场边已经点起火把，烟雾缭绕，四处飘散，更增添了狩猎场的神秘味道。

嘎夫抬手示意一个小儒儿递上一碗烧酒。他将酒泼在地上，空碗随手扔弃，抬头望着月亮，等待着“降神”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嘎夫忽然跪倒在地，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眼珠暴突，面容扭曲，身子不停地颤抖。梦冲大鬼主从宝座上站了起来，日、月、星

三奇诸将也挺直了腰杆。

嘎夫慢慢地停止了颤抖，伏在地上。不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走到大鬼主的面前，手掌摊开，只见一个形似蛤蟆的小物在手中蠕动，芝麻大小的黑眼珠滴溜溜地打转，四只小爪子抓着嘎夫的手指头，一条小尾巴不停地卷曲。它懒洋洋地翻了一下身子，丁点儿小的白肚皮上纹络清晰可见，若不是黑夜中看不太清楚，当可看到小物的脏腑在肚内蠕动。

梦冲提着小物的尾巴，拎了起来。那小物忽地伸出吸盘似的小舌头，粘在梦冲的手臂上，大鬼主吓了一跳，一甩手，竟然甩不出去。

那小物似乎不甚高兴，舌头内忽然伸出一根刺来，扎在大鬼主的手臂上。

嘎夫知道那小降从来不喜欢别人揪它的小尾巴，忙伸手从大鬼主的手臂上一把将它抓在手心，道：“这小东西甚是凶猛，别让它伤了主上贵体。主上交待办理何事，小人和它讲，它定会听令行事。”

梦冲用手掌拂去手臂上渗出的血珠，嘿嘿一笑道：“降神附体，果然凶猛。我喜欢，哈哈！”干笑着走到被绑的大汉身前。

那汉子看见梦冲，立时豹眼圆睁，神情甚是可怖。他用力挣扎，浑身肌肉高高隆起，无奈铁镣粗大，无济于事，反将脖颈间的皮肤刮破，流出血来。

梦冲指着那汉子道：“丛林之王达夫，你是丛林中的魔鬼，是从林中的游魂，可还不是落在我的手中？我的女人，就算我不要，也轮不上你！这贱货，我只是假装气气她，扔在丛林中，难不成真会有猛兽吃了她？我想她时，便派人找她回来，一样恩宠有加。我对她的好，她永远不记在心上，这也罢了，短短时日，却跟你这野人混在一起。她真会伤我的心啊！嘿嘿，嘿嘿！”

他冷笑几声，又道：“这几个月中你伤了我多少莛子兵？九十七条人命、十八只猛犬，尽丧在你的毒箭之下！你死不足惜，但我不会让你便宜死掉，我会慢慢折磨你，一点点地，我要你活着比死了更加难受！”

梦冲向嘎夫招了招手。嘎夫走上前来，躬身道：“主上有什么吩咐？”

梦冲没有答话，看着他手掌上的小降头，过了一会儿道：“这是血降吧？”

嘎夫应声道：“是。”

梦冲又道：“降中霸王，血降称雄。你将它放入此人体内，先让它尝

尝人血的滋味。”

嘎夫又躬了躬腰，走到达夫面前，轻轻对着手中的小降喃喃私语几句，一抬手，叫道：“去！”

那小降哧溜一下跳到达夫赤裸的胳膊上，张嘴便咬，然后，小小的身子一扭，便从咬破的血口钻进达夫的体内。它身子柔滑，如若无骨，只见那胳膊上隆起一个小包，顺着血管不停地往上爬行，片刻便到了脖颈，停在达夫黝黑的脸皮下。

达夫不愧是条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竟吭也不吭一声。

众人瞠目结舌，静静地看着这骇人的一幕。

血降在达夫体内闲逛了一会儿，突地从达夫的腿上挣出小小的头颅，芝麻眼一转，钻了出来，跳回到嘎夫的手掌上。火光照耀下，只见这小降通体呈血红色，想是吸足了血，那皮肤竟如透明一般，在淡淡的月光下，诡异万分。

嘎夫伸手到梦冲的面前道：“它喝饱了，有这些许血液，明天它就会变大一些。”

梦冲伸出食指，轻轻地在小降身上抚摸了一下，道：“血降出世，头一回嗜血，这降一生再不会忘掉了！嗯，永远不要忘了这鲜血的滋味。等你长大了，我要你去吸光他的血。”

梦冲不再理会达夫，又走向那个拴牛桩上缚着的女人。嘎夫在后紧随，他隐隐约约估摸到梦冲那可怕的意图了，若真如他所想，这手段也未免太过残酷了。

梦冲走到女人面前，女人将头靠在粗大的木桩上，身子不停地颤抖，显是怕极了梦冲。

梦冲将她披散的头发挽起，拂到脑后，歪着头看着女人。女人只把眼角的余光觑着他，眼神中满是畏缩和乞怜之意。

可越是这样，越惹他喜欢；他越是喜欢，就越要折磨她。平日里，越是他最爱的美妾和宠姬，反而被折磨得越是凶狠。他喜欢看到她们受惊后楚楚可怜的模样，喜欢看到那如波的眼神中隐藏的无助，喜欢看到她们柔弱的身躯上那怦怦乱动的两只小兔子。

他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以致将这个他最爱的宠姬扔到了丛林中。本想吓吓她，然后再接她回来，给她百般爱怜、万种柔情。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柔弱的女人，这个楚楚可怜的女人，却逃进了丛林深处，跟了个

有着满脸虬髯，无半点风情可言的野人——丛林之王达夫！

看着女人的大肚子，梦冲心头怒火中烧，只想一脚将她肚子上的婴儿踹出，以消心头之恨。但他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小声在女人耳边道：“阿咤，等你把这孩子生下来，再回来陪我，好不好？”说完，他双目如鹰，盯着女人。心下却想：哼，我要试试你这贱货的想法，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不会不如一个野人，不会的，你只要说跟我，我虽然不会再要你，但也不会让你太痛苦。

阿咤没有回答。

梦冲摸着阿咤的头发，把手指头伸进头发内，在里面用力一扯，道：“贱货，哑巴啦？”

阿咤吃痛，轻轻地呻吟一声，一脸毅然道：“要我再回来陪你，除非我死了！哪怕我死了，我的魂灵也只会跟着他走，不会是你！”

梦冲的脸顿时变得异常难看。半晌，他把嘴凑到阿咤耳边：“你们会怎么死吗？嗯，我不说出来，世上便再无第二个人可以想到。现在我告诉你，只告诉你一个人。”

四周火光依然耀眼，狩猎场的西边有人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裙裾飘扬。

梦冲从嘎夫手里拿过血降，在阿咤面前晃了晃道：“这个小东西叫血降，通人性，尤其喜欢听人说书。人说到高兴时，它便手舞足蹈；说到气愤时，它也咬牙切齿，是降中最聪明最可爱的一种。对了，它天性好饮血，尤其是出世头一回饮血后，那鲜血的滋味便再不能忘记，哎哟哟，我居然忘了，它刚刚才饮完了那个野人的鲜血。只要告诉血降那个人的名字、居所，千里之路，血降也会追踪而至，直至慢慢喝光他全身每一滴血，让他变成干尸，有趣极了。哈哈！哈哈！”

阿咤胸腹快速起伏，显然很是害怕，梦冲得意地道：“阿咤，我不会杀掉那个野人，最多剁掉他一只右手，挑断他左腿的脚筋，然后放他回丛林。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杀他，若他命大，能在丛林中活上十年二十年，那他真是走运极了。”他顿了一顿，知道阿咤听到这里，心下定会高兴起来，“不过，就算他在丛林中活下来，最终也会死在他自己亲生孩儿的血口之下。你定然在想：‘你又不是神仙，哪里能知未来之事呢？’偏偏我就是知道，因为这出好戏就是由我编出来的！阿咤，看着这个降头，我会把它放进你的体内，让它和你腹内的胎儿一起长大，让它的灵

魂和胎儿的肉体融为一体。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总有一天会找到丛林去，吸光那野人的血……”

他愈说愈得意，声音不由越来越大。嘎夫在他身后不远处隐约听到一些，一经揣摩，果然便与自己的想法大同小异。

梦冲手上的小降神似乎正在静静地听着这诅咒，芝麻眼看着阿咤，一动不动。嘎夫知道这只血降聪慧绝伦，实是降中极品，如果潜入此妇肚中，附体在胎儿身上。胎儿的人类本性和血降嗜血的天性融合在一起，人性和兽性就会交叉伴随胎儿的成长，使其化身为“天降人魔”，世上便又多了一具魔胎。待魔胎随着人身渐渐长大，人体内最邪恶的本质必会将魔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想到这儿，嘎夫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梦冲一招手，嘎夫走上前，躬身道：“主上，有何吩咐？”

梦冲道：“我忽然想到一个诅咒，这个诅咒能否实现，嘿嘿，就要看它了。”说着把小降放到嘎夫的手掌上，“我要它附体在这个女人肚内的胎儿身上，让这个孩子一世不得翻身。等他长到十岁左右年纪，我再告诉他我的诅咒，他必会为我实现。你马上令它听命于我，按我的要求办事！”

嘎夫知道梦冲不会让他知道真正的诅咒，但他却已经猜到了。人性在嘎夫身上尚未泯灭，他心下难受，但也只能摊开手掌，按要求对血降吩咐过后，将它放回到梦冲的手上。

梦冲仰天长笑一声，如夜枭啼叫，在夜空中回响。握着血降的手慢慢地伸进阿咤的裤内。阿咤身子后缩，面无人色，嘶声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求求你，求求你！”

梦冲心下一阵快感涌出，笑道：“贱货，终于知道怕的滋味了？好好享受吧！”手掌松开，那小降无骨的身子立刻从阿咤下体钻入，尾巴扫过，阿咤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阿咤在勿邓部落小村庄的养猪棚内生下了她的孩子。接生婆双手将孩子高高捧起，欢呼道：“是个男孩，是个男孩！”

养猪棚外候命的小儒儿听到，拔腿便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一个等待复命的小儒儿。那个小儒儿扬鞭催马，跑向大鬼主梦冲的营帐。

营帐内，草靶高悬。靶的四周斜斜插着几枝长箭，红心上却还一枝

未中。

梦冲刚把弓拉得满满的，小儒儿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报告了这个消息。梦冲手一松，咄的一声，长箭正中靶心。梦冲哈哈大笑，将弓弃在地上，披上一件裘衣，走出帐外，道：“是个男孩吗？那真是太好了！走，去看看！”

早有人牵过马来，梦冲带着几个小儒儿，一路纵马狂奔。不多时，来到养猪棚外，立刻听到阿咤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其中还夹杂着婴儿的啼哭声。只听接生婆的声音道：“用力，用力，快了，头出来了！”

梦冲心下不由一阵狐疑，掀开门帘，闯了进去。只见屋内有一个婴儿光着身子，躺在一堆破布上，双足乱动，正不住地啼哭。而接生婆双手却放在阿咤的大腿间，阿咤额头满是汗珠，双手抓着被单，用力挣扎着。

忽然又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在屋内响起。

接生婆剪断脐带，将孩子捧起，欢呼道：“是个男孩，一胎双生，是双胞胎！”回过头来，看见大鬼主立在身后，立刻不再言语，默默地用湿布将两个婴儿清洗干净，然后包了起来，递到阿咤怀中。

阿咤惨白的脸上露出丝丝甜笑：“两个乖孩儿，娘给你们喂奶，不要哭啊，宝宝乖乖。”

梦冲万料不到阿咤会一胎双生，他的诅咒，他培植的血降，现下却不知道附在哪个婴儿体内了。

阿咤裸露出两只雪白的奶子，正要将奶头放进孩子的嘴里。她的眼神中尽是满足，笑容在她没有血色的脸上绽放。

梦冲哼了一声，一把从阿咤手中将孩子夺过，转身走到门外，交到两个小儒儿手中，道：“好生抱着，回营帐，招嘎夫入见！”

身后传来阿咤痛苦的惨呼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声，两个孩子也一起啼哭起来，应和着阿咤的哭声，此起彼伏，响彻长空。

哭声愈来愈远，终于，阿咤再也听不见孩儿的啼哭声，孩子也听不到母亲的召唤了。

阿咤昏了过去。她时常想到梦冲的诅咒，便恨不能将腹中的胎儿弄死，但母性又立刻让她坚持把孩子生出来，至于孩子以后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命运自有安排，人不能胜天。于是，她忍辱负重，熬到了孩子出世的这一天。

梦冲眉头紧锁，仔细打量着两个小男婴，似在分辨哪个是血降的附体之婴。看看这个，不像，看看那个，也不像，他不由心下甚是烦乱。正在此时，嘎夫闻唤而来。梦冲眉头一展，招手道：“快来看看，那贱货一胎生了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一种味道，谁能分得出来？你来分辨一下！”

嘎夫细细看着这两个婴儿的眉目，走远一些看，再近前看，也分辨不出来，只得耸了耸肩，摇摇头道：“一模一样，属下也分辨不出来。”

梦冲在帐内来回走了几步，歪着头问道：“可有分辨的方法？”

嘎夫道：“血降天性嗜血，所以其附体之婴也是一样。可以找两个正在哺乳期的村妇来，由她们给两婴喂奶，我们在旁观看，这样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过了两炷香的工夫，几个小儒儿便带回两个长着肥大奶子的村妇。这两个村妇身材甚是肥壮，一个穿着宽松的无领黑衣，一个穿着对襟的青布服饰，不安地站在帐中，静候大鬼主的差遣。

嘎夫指着两个正在吮指的男婴道：“你们一人一个在这里把孩子喂饱。孩子吃得饱了，老爷重赏！”

两村妇闻言分别抱起孩子，手法纯熟，显见不知已抱过多少个孩子了。她们也不害羞，掏出两只肥肥的奶子，凑到男婴的嘴边。两个男婴不再吮指，一口咬住。

忽然那个着黑衣的村妇大叫一声，手上虽然仍抱着孩子，脸上表情却很痛苦。只见她怀里男婴，紧紧咬住她的奶子，有鲜血从男婴的嘴巴里渗出。

嘎夫赶紧上前几步，抱住男婴用力扯开。那男婴忽然一笑，小嘴巴里血红血红的，甚是诡异。嘎夫把手指头伸进男婴的嘴里，轻轻一撬，发现这孩子嘴中居然已经长出几颗小乳牙。

穿青衣的村妇嘴里轻轻地哼着歌，怀中的男婴，吃得正香，看那孩子，嘴里却是没牙。

梦冲和嘎夫对望一眼，心中有了数。梦冲命小儒儿拿了一些银两赏给了两村妇，叮嘱道：“此间发生的事情，不得对人说，就是你们最亲近的人也不行。若是传了出去，就杀光你们全家！”

两村妇慌忙跪下，又是赌咒又是发誓，看那样子，想来一个字儿也不敢透露。

打发她们走后，梦冲道：“我已知晓，长牙的是大婴，是附体婴；没长牙的是小婴，真正的丛林孽种。哼哼，两个我都要他们长大。以后，哼哼……”

嘎夫脸上显得一片茫然，心下却想：这两个孩子也是苦命的种！

梦冲又在帐中转了几圈，不时望着两个孩子。本打算待附体婴出世，收回后交嘎夫抚养，等到长大，便要他去丛林中找到他那被砍去右手、挑了左脚筋的生父，不管父子如何厮杀，是父亲杀死儿子也好，是儿子喝光父亲的鲜血也好，对于梦冲而言，都是他早已等待许久的结果。可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阿咤居然生出一对双胞胎，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

梦冲忽然心中一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更加动人的画面：

那个画面上有丛林，有部落，有养猪棚，几个场景和人物交叉在一起，一个孩子狠狠地咬住一个汉子的脖子，牙齿伸进血管，拼命地吸着血。汉子扼住孩子的脖颈，用力捏住。旁边一个风姿卓越的中年美妇掩面哭泣，同时还有一个孩子拿着弓箭站在高高的大树上，弓箭瞄着那汉子和孩子。

大鬼主越想越是兴奋，叫进一个小儒儿，低声吩咐了几句话。

那小儒儿跑出帐外，不一会儿，带进一个腰配猎刀、身背长弓的女人。这女人二十来岁年纪，杏眼含媚，但在这样的一身打扮下，又显得英气逼人。

梦冲道：“星将军，我要交给你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说难办，也不易为……”

星奇道：“主上尽管吩咐。”

梦冲抱起那个无牙男婴，笑道：“我要你把他养大。”

“这个孩儿好可爱，主上，你看你看，他冲我笑呢。”星奇从鬼主手上接过男婴，抱在怀里，“属下定当好生养着，以后长大了，也来服侍主上。”低头看着孩子，越看越是喜爱，母性便油然而生。

那男婴两只肉乎乎的小手轻轻按在星奇的丰乳上，想来是又饿了。星奇本是未嫁之女，孩子的小手按在她的敏感部位，一种异样感觉油然而生，浑身麻酥酥的。想到要养大一个孩儿，她心下很是娇羞，但转念一想，这是主上交下的任务，心下顿感释然。

那边厢忽然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星奇吃了一惊，扭头望去，只

见一个男婴双足乱蹬，张着嘴巴，哇哇大哭。她看了一下那男婴，又低头看着怀中的男婴，不由咦了一声，叫道：“主上，那边怎么多了一个？”

梦冲一笑，道：“这两个小家伙是双胞胎。”

星奇“哦”了一声，娇笑道：“可吓了属下一跳，以为那边有一面铜镜呢。”

梦冲正色道：“星将军，这孩子以后最好贱一点儿养，别当成了宝贝，尤其是吃奶的这些日子，一次人奶也不要喂，你要遍招猎户，每日献上百兽之奶。哼！哪里来的，以后还得放归哪里去，权当他是一头小狼，好生帮我养着，打骂都由得你们，但别弄死了，一定要活着。星将军，这是命令，你明白吗？”

星奇心下虽有些疑惑，但知道大鬼主的脾性，也不敢多问。

梦冲又道：“过几天，你和日、月将军收拾行装，回你们的族群，若有战事，再召你等回来。”

星奇看了大鬼主一眼，见他表情严肃，只好道：“属下遵命。”

有战则聚，无战则散，这也是这里的风俗。星奇一向生活在扑子蛮域，扑子蛮人以打猎为生，男儿大多剽悍勇猛，女子也性格豪放，善用竹弓飞矛，在森林中射飞鼠百发百中，且赤足奔走，来去如飞，若不是前不久去抓捕丛林之王达夫，主上也不会动用他们的族人。

星奇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孩子还未取名吧？”

梦冲道：“还未来得及。你给他取一个吧，以后你叫着也顺口。”

星奇沉吟片刻，道：“既然是靠百兽之乳养活，不如就叫他‘百兽生’？”

“百兽生，好一个古怪顺口的名字。”梦冲点头，转身又对嘎夫道，“那一个交给你养大，你也给他取个名字吧。”

嘎夫躬身道：“既然那个叫‘百兽生’，那我这一个不如就叫‘神降生’吧，主上觉得如何？”

“神降生？名副其实，好，好得很！”梦冲哈哈大笑，“嘎夫大师，你这个孩儿，人奶是喝不得的，兽奶更是要不得。嘿嘿，该喝什么，吃什么，顺他的本性！”

嘎夫垂首低眉道：“属下明白！”

几只飞鸟从头顶掠过，飞向含黛的远山。

土路上跑来两匹马，马上两条汉子肩披狐皮，腰挎竹弓，袋插短箭，马后挂着几只山鸡，在门口跳下马来。

星奇迎上前去，叫道：“大哥，二哥，今日只打得几只山鸡啊？”

日奇笑道：“近日来，虎豹豺狼似乎隐了踪迹，找也找不到，明几个咱到更远的丛林去。”

月奇咦了一声，道：“三妹，你怀中怎抱着一个孩子？”

星奇笑道：“二哥，这是我的孩子。”

日奇道：“三妹，你胡说些什么啊？未出阁的闺女，说出来也不害臊。”

星奇道：“我说出来，你们也不相信。这是大鬼主赐给我的，要我好生养着。”

月奇道：“大鬼主赐给你的？难道这孩子没有爹娘不成？”

星奇道：“好像是没有爹娘，大鬼主说了，养大了再还给他。这小家伙还是我取的名，叫百兽生。嗯，对了，他还没有喝奶，主上吩咐，养这孩子，要喝兽奶。大哥，二哥，你们去村子里看看，可有刚下过崽的母羊、母牛没有？这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喝奶，也不哭，真乖。”

日奇、月奇相互对望一眼，心下觉得好生奇怪。日奇道：“二弟，你先去村子里走一遭，弄点儿奶回来，别饿坏了孩子。”

月奇道：“大哥，你们把野味拿进屋去，我很快就回！”

日奇把马拴在后院里，取下山鸡，扔在地上，大声道：“三妹，孩子我抱着，你去把野味煮了。今晚我们一起聚聚。”

月亮爬上了树梢头。

锅子里香喷喷地煮着山鸡，三兄妹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星奇将白日间的事情通通向两位兄长细说了一遍。

“我知道大鬼主的意思了，这两个孩儿定是阿咤美娘所生。”日奇压低了嗓子道，“她在外偷了汉子，大鬼主却只将丛林野人砍了右手，挑断了左脚筋，就放归了丛林，且给他包扎了伤口。他不但没有将阿咤美娘处死，还让她生下了一胎双生的孩子，一家四口，全让他们活着。你们想想，凭大鬼主的为人，怎可能让他们就这么活着？”

月奇瞪着大眼睛，挟着一块鸡肉放进日奇的碗中，道：“那鬼主又为何要三妹帮他将这个孩子养大呢？”

“鬼主行事，难以琢磨。”日奇道，“但想来，绝对不会是一件好事。”

星奇道：“可是，鬼主干吗不将他们一家四口杀掉，费这么大劲养大这两个孩子，这不是养虎为患么？”

“这里面定然有名堂，我隐隐约约估摸到一点什么……”日奇将胳膊伸到二人面前，“你们看，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心里凉凉的。”

星奇道：“莫非鬼主……”

日奇道：“三妹，还是不要说出来吧。”

月奇瞪着眼睛道：“大哥，三妹，你们神神秘秘的，我怎么听不明白？鬼主交待的事情照做不就得得了？这孩子，贱生贱养，只要不弄死他，以后交了差也就算了。想这么多干什么？”

星奇端起酒碗道：“干了！”

三人一饮而尽。

日奇用手擦了一下嘴角，问道：“你刚才说，另一个孩子交给了嘎夫大师？”

星奇道：“是啊，鬼主交待我，说我的这个孩子只能喝兽奶，不能喝人奶。另外那个孩子交给嘎夫大师的时候，鬼主说‘你这个孩儿，人奶是喝不得的，兽奶更是要不得。嘿嘿，该喝什么，吃什么，顺他的本性’。我就不明白了，人奶喝不得，兽奶喝不得，那他怎么养，难道喝水不成？”

日奇吸了口凉气，道：“嘎夫大师一直秘密为鬼主炼制‘小鬼降’，‘百婴图’一直没有挂满。莫非……他要那个孩子造成天下最为可怖的小鬼？小鬼一出世，魔道横行，世上可不知要滋生多少灾祸了！”

星奇轻呼一声，道：“对了，嘎夫大师给那孩子也取了一个名字，叫神降生。神降，不是小鬼降的代名是什么？那孩子不喝奶，能喝什么呢？”

“血！鲜血！”月奇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想到那孩子饮血的模样，三人心中不禁突地一跳，不由自主扫了一眼睡在床上的百兽生。看到这个孩子，也便是看到了那个孩子，仿佛刹那间这个孩子也变成了嗜血婴儿一样。三人大眼瞪着小眼，心头电光石火般想起一些恐怖的画面，那画面上的孩子，竟然便是床上的小婴儿百兽生。

日奇道：“唉！孩子落到嘎夫这种神巫手中，不喝这些稀奇古怪的东

西，还能喝什么？”

星奇叹口气道：“可怜的孩子！”

日奇皱起眉头，道：“鬼主将这孩子交给三妹养大，这又有何用意呢？”

月奇用筷子将锅中的山鸡肉搅了一遍，道：“是啊！三妹养出来的孩子，充其量学些骑马射箭的功夫，回到我们族中，也不过每天猎猎野兽、装装陷阱之类。这孩子喝百兽奶，最多力大而已，还能长成什么样子？”

三兄妹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屋外一轮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空上，清光铺满了大地。

兽生的武器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十年过去，当年的吮指小婴儿百兽生也慢慢地长大了。

只见他穿着一件紧身小羊皮袄，赤着双足，腰间系着一条牛筋束带，上面别着一把小猎刀，挂着一个箭囊，一把小藤弓负在背上，背后还斜插着一把牛角弹弓。他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兵器。

他最喜欢去铁匠铺帮铁牛叔叔打铁了。他仿佛有着与生俱来的神力，铁牛叔叔的徒弟小猪每次打铁，大锤抡动五十来下便已气喘吁吁了，而他若不惜力，抡圆五百大锤，休息一会儿，仍然龙精虎猛。

铁牛叔叔不喜欢别人叫他“打铁的”，总是自诩为兵器师。他认为“打铁的”和“兵器师”截然不同，别人叫“打铁的”是对他职业上的称呼，而如果叫“兵器师”，那就是合乎身份的尊称了。铁牛叔叔很喜欢百兽生，每次看见他，总是高兴地拉他去看自己的兵器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有戟、锤、刀、箭、钩、斧、鞭、矛等，当然还有剑。

但百兽生最喜欢的还是刀，尤其是猎刀。他曾经一连三天帮助铁牛叔叔打铁，只是为了要一把锋利的猎刀。

铁牛叔叔没有送给他，却说：“爱刀的人要会品刀。一把好刀要锻制出来，需要百炼之法。一般的刀三十炼、五十炼后出炉成型，砍肉切菜，平常之事。但你若想拥有一把真正能猎杀野兽的好刀，切肉如笋，砍骨如瓜，却非得百炼不可。若想拥有一把好刀，那你就得亲力亲为，自己铸